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六十二回 救知縣僧道同行 罪惡滿花賊伏誅

話說馬如飛在張公子宅中吃了濟公丸藥，立刻清楚，把兩個徒弟及王承恩一齊喝散，客廳中只剩張公子同他兩個人。他正要請張公子介紹，給他引見引見，忽然屏風後哈哈一笑，走出一個人來。馬如飛抬頭一瞧，見他頭戴破僧帽，身穿破袖，下面赤著足穿著草鞋，身材短小，滿臉油泥，頭上短頭髮倒有三四寸長，醜陋非常，一路歪斜腳步，逕到客廳上。張公子忙起身一指，對馬如飛道：「這位就是濟公長老。」馬如飛一想：濟額和尚怎麼這個樣兒的？人家都道瘋癲和尚，真正不差的。想罷，起身見禮道：「吾方才不知如何心中昏了，跟了一般無知之徒給師傅作對，多有冒犯，幸乞恕罪！」濟公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。小事一回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吾不知為了什麼，一時心中恍惚，跑到這裡來了。吾記得吾出觀時候，是到平望去勸大徒弟江標去的，渡江的時候還是明白。後來如何回來，如何與這些人一同來到這裡，都不知道了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你還不覺察嗎？你是小西天伙賊樂恢用迷性藥投在酒中，把你本性給迷住，所以你想歸附小西天，與吾作對。」馬如飛這才明白其中緣故。

濟公又道：「馬道爺，吾知道平望知縣王鴻春同你有生死之交，他此刻被你大徒弟圍困在城中，危險的不亦樂乎，你應該去救救他才是呢。」馬如飛聞言發急道：「真的嗎？」濟公正色道：「這不是兒戲的事情，誰來騙你！只是此刻你大徒弟那裡還有個頭陀，本領極大，你也不是他的對手，須吾同你去走一遭才好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師傅如若真心肯去最好了。」濟公道：「自然真心的。只是事不宜遲，就此走罷。」張公子道：「大師傅，你是我們大人請你來捉妖的，此刻妖還沒捉就要去管閒事，吾們這裡的事怎麼辦？」濟公道：「這事吾也知道的。但事有緩急，序有先後，這裡的怪不會害人，耽延幾時不要緊，那邊王鴻春的性命就在呼吸之間，去的慢了，就要不堪設想了。橫是吾到那邊也不過三天五天的耽擱，回來就給你捉妖便了。」說罷，竟立起身，與馬如飛一同告辭，來至外面。公子無奈，只索由他。

二人到得門外，馬如飛道：「師傅，你跑得快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吾一天只可走三五千里路，算不了快的。」馬如飛道：這明是他說話哄吾了，天下哪有走三千里路的？吾自算走路極快，也不過走了七八百里，他怎麼能毅走這些？吾倒真不信，待吾試試他看。想罷，就對濟公道：「師傅既能毅如此快，我們大家放開腳步走罷，走到平望衙門會齊。」濟公道：「好，吾們就此走罷。」馬如飛果然撒腿就跑。走了半里多路，回頭看和尚在後面慢慢兒一步一步的走來，馬如飛暗笑道：「他如此走法，就是走上一一年，也走不了多少的。」又走了數里，回頭一看，索性連和尚的影兒也不見了。及到江邊，忙喚渡過江，施展法術，半日之間，已到平望城東門，遠遠望見東門旌旗遍野，殺氣騰騰。自想道：吾這一回，在路上誤中毒藥，耽誤時日，幸喜城還未曾失守，不至於害吾恩人。一面想，一面進城，逕奔衙門來。知縣王鴻春早已派人在衙門首伺候，一見馬如飛近前，疾忙跑進裡面稟報，王鴻春立刻出來迎接，執手入內，直到花廳落座。

送茶已畢，馬如飛道：「吾接到老爺警報，即時上路，奈途中碰到小西天黨羽，被他用迷藥把吾本性迷住，以致回轉鎮江，給西湖靈隱寺濟公長老為難。幸虧他素知吾一生正直，知道吾受人所弄，所以騙吾到張大人宅中，暗裡給吾丹藥，把毒藥霎時趕散，明白轉來。他又許吾同來，幫助剿滅強盜，只因他走路遲慢，趕吾不上，吾只得先來，他在後也要到了。」王鴻春道：「道爺所說的，莫非就是濟額和尚嗎？」馬如飛道：「正是他。」王鴻春笑道：「他還是早上來的哩，現在在書房吃酒。」馬如飛大驚道：「他早上同吾走路的時候，他明明在吾後面，怎麼一刻兒工夫就到了？況且從鎮江到此只有一條路，怎麼他從後面走到前面，吾會不瞧見不覺察呢？」王鴻春道：「他來的時候吾就問他，他說他比你先上路，怎麼倒是你先上路？」馬如飛道：「吾不明白，吾要去叨教他哩。」王鴻春道：「好。」即時領著馬如飛，直到書房，只見和尚在那裡大把菜、大口酒，正在狼命的大嚼。馬如飛道：「師傅真利害，吾佩服你了，吾倒真不懂，怎麼你在後面走到前面，吾會不見的呢？」濟公笑道：「吾走到你面前叫你，你自己不答應吾，吾只好先走了。你走了大半天路，辛苦了，快來喝酒罷。」

馬如飛正要入席，忽見從外面闖進兩個人來，家人等攔擋不住。王鴻春吃一大驚，仔細一瞧，一個俊俏後生，一個藍面紅須紅頭髮，相貌都軒昂得很。馬如飛忙問道：「二位和尚尋誰？」二人道：「尋師父。」濟公不等馬如飛開口，先說道：「這是吾的頑徒，一個姓雷名鳴，一個姓陳名亮。」說罷，就叫二人過來見見馬如飛。二人這才上前見禮，又給王鴻春見了禮，知縣也邀他們一同入席。

剛吃了一杯，忽聞城外金鼓齊鳴，鼓聲大震，外面家丁報道：「不好了，江標領著頭陀攻打城池，將要被打破了。」知縣發急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濟公道：「不妨，叫馬道爺收服他徒弟，吾去收服那頭陀去。」說罷，就起身道：「馬道爺，吾們去走一遭再來罷。」於是濟公在前，馬如飛在後，雷鳴、陳亮跟著，出了衙署，也不坐轎，也不騎馬，一路步行，奔至西門。上城一瞧，見城外匯標領著五六百兵馬，騎著馬，指揮攻打。原來江標下山的時候，不過帶下一二百名小兵。及至到了城下，那些地方上的棍徒見官兵不敢對敵，只關著城門緊守，知道這一回必定打破城池的了。大家想發注橫財，擄搶一番，所以都投到江標軍中，幫他攻打，以致數日之間，竟驟增人數至一倍多。聲勢愈大，遠近震動，今日更耀武揚威，口中喊嚷。濟公看了看，即領著馬如飛等三人走下城頭，就叫小校開門，四人慢慢走出城門。江標一瞧，前面一個窮和尚，後面跟著師父，知道不好，要想退兵，一回頭，要給那頭陀商量，焉知已不知去向。

原來這頭陀在小西天久聞濟公道法無邊，今天一見，說聲「了不得」！一隱身，早已借風遁去。江標不見頭陀，自己一想：吾本不願下山來打城池，都是這頭陀教吾的，現在他見勢不佳，立時逃去，只剩吾一個人了，吾的本領都是師父教吾的，吾那裡敵得過他？正在躊躇之際，這邊馬如飛高聲叫道：「徒弟，你怎麼學成本領，就反背吾的教訓，做這大逆不道的事呀？」江標答道：「吾不是要做強盜，因為吾挑著銀兩經過金鳳山，被山上強盜攔搶，吾把他殺了。他們手下因為沒個頭兒，就請吾上山當做大王；吾也沒處安身，只得在此暫住。」馬如飛道：「你不得已做這強盜，也好原諒，為什麼定要領著兵來打城呢？」江標又把小西天的那頭陀上山教他的緣故，說了一遍。馬如飛道：「現在這個頭陀到那裡去了？」江標道：「他見勢不對，早已逃走了。」馬如飛道：「既如此，你把眾人散了，跟吾進城罷。」江標不敢不依，只得把手一揮，眾人俱各四散走開。江標自己走過來，先給師父行禮，又給濟公及雷鳴、陳亮見禮，一同進城，回到衙門。王鴻春聞信，疾忙趕出衙門迎接。進到書房，馬如飛先叫江標給知縣行禮，然後大家重新見禮落座，王鴻春又叫廚房排酒，這才五人同席喝酒。

吃了三四杯，忽然外面進來一個家人打扮的，給濟公行禮。濟公問道：「你是張公子院中的人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濟公道：「你有什麼事跑來？」那人道：「老大人行轅中出了大竊案，把欽差印信給偷盜去。大人發急，差人連夜渡江回家，請大師傅速到行轅，給大人占算占算，到底落在誰人手內。焉知到得家中，師傅已動身到這裡，吾家公子爺萬分焦急，連夜差吾到此。吾跑了一夜，直到此刻才到，務請師傅速到行轅中走一遭罷。」濟公聞言，屈指點頭一算，就道：「這件事情不要緊，包你三日之內把印信繳還就是。你到行轅向大人報信，說吾和尚吃了酒就來。」家人這才告辭。

將出書房門，濟公又叫他回來道：「吾昨天捉住的劉香妙，現在安放他在那裡呀？」那家人道：「公子爺從師傅走後，恐怕有他黨羽前來搶劫，就立刻差了二□位護家師爺，把他送到鎮江府衙門裡。鎮江府朱敏功，因為劉香妙是小西天餘黨，外面犯下的案，各處都有，總共算來不下四五□起，就給幕府師爺商議定當，一面稟報上司，一面就請了王命，把他斬了，梟首示眾。」濟公笑道：「吾這一回算定他應該死了，可惜狄元紹的妹子金光寨夫人，這一回就變做寡婦了。但他自己也祿命有限，不久必將死在吾手中，依吾算來，不過還有二三百天的活命工夫了。」說罷之時，那家了早已去了。

又吃了幾杯，濟公道：「酒已夠了，吾們就此走罷。」馬如飛道：「師傅要到張大人行轅，吾領著徒弟暫時回山，緩日有緣再

相會罷。」濟公道：「吾占算起來，這一回張大人的印信，是給你徒弟一塊兒人偷的，須得你也去走一遭方好辦呢。」馬如飛不好推辭，只得說道：「大師傅既如此說，吾就同你去走一遭罷。」濟公告辭王鴻春來至街外，雷鳴、陳亮同馬如飛師徒都跟在後面，一路向東門進發。方出城門，見前面就是一帶黑暗暗的樹林子，只見前面一人，從林子裡伸出頭來一望，見濟公等一行人走近，忙回身進去。濟公就大嚷：「有奸細！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